

明新科技大學 97 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馬華學者的論述建構與馬華文學的典律化
The Literary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onization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計畫類別：任務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個人計畫

計畫編號：MUST-97-語教-02

執行期間： 97 年 2 月 15 日至 97 年 9 月 30 日

計畫主持人：吳桂枝

處理方式：公開於校網頁

執行單位：語言教學中心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0 月 27 日

開往台灣的慢船：

馬華學者的論述建構與馬華文學的典律化

吳桂枝

一、前言：

置身在全球化語境中的台灣文學場域，在戰後出現了旅台的馬華文學社群，並產生如何安頓其定位與意義的文學史課題。

馬華旅台作家從早期的潘雨桐、林綠、溫瑞安、方娥真、李永平，而中生代的喬晚筠、林幸謙、張貴興，以至晚近的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辛金順，都在台灣獲得許多文學大獎，已形成不容小覷的創作隊伍，同時也是台灣當代文學研究中經常被討論的文本。甚至，不少文學史論著中都開始提到馬華文學的重要性。在台的馬華文學「典律化」（*canonization*）現象，顯然是存在的。

在諸多討論馬華文學的論述中，除了少數台灣研究者、海外研究者（包括中國、美國）外，最值得注目的是馬華學者在台灣學院中的論述。筆者認為，除了討論逐漸被典律化的馬華文學，探究其如何被典律化的過程，應是另一重要課題。尤其，探究一個跨界、旅居、邊緣的文學社群，如何藉由創作與論述，在台灣建構出馬華文學典律，馬華學者本身對馬華文學辛勤的論述建構，絕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旅台馬華學者多由在台灣留學開始，其間或曾轉至第三國留學再歸來，到進入台灣大專學院任教，形成與馬華文學創作相互輝映的馬華文學論述隊伍。特別是一九九〇年代後，出現了大批的學院論述。其中，重要的研究如：林建國〈為什麼馬華文學？〉（1991）、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元尊，1998）、張錦忠編《中外文學》（馬華文學專號）（340期，2000.9）、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麥田，2003），及陳大為、鍾怡雯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兩冊（萬卷樓，2000、2004）。

本文的討論順序，將先考察馬華文學越界傳播的歷史背景與過程，再將馬華學者如何在九〇年代後，逐漸形成論述馬華文學之特定學術社群的知識脈絡與文學場域位置加以釐清，最後再針對馬華學者如何構想台灣文學與馬華文學互動關係的史觀加以探討，結論中則提出關於跨文化流動、文化資本、文學場域與典律化關係的架構，以利於未來繼續觀察台灣文學在全球化過程中，台灣文學必然需要

面對外在與內在的文學場域權力流動與爭奪詮釋權的現象。正如許斗達所言：「這其實是一個還涉及到有關馬華文學場域中不同的行動者（即批評家）之間對場域中位置與佔位的一種角逐」。¹

至於本文題目，則借用自黃錦樹小說篇名〈開往中國的慢船〉（2000），²而修改為：「開往台灣的慢船」。藉此點出馬華文學的跨文化流動現象，與馬華學者渡海來台留學的歷程與論述工程，此亦為台灣文學置於全球化語境中極需考察的一環。

二、文化資本與文學社群的集結：旅台馬華學者文學權力之形構

本節重點，在於將馬華學者如何在九〇年代後，逐漸形成論述馬華文學之特定學術社群的知識脈絡與文學場域位置加以釐清。

台灣的文壇，與任何一個開放性的文壇一樣，必然有許多作家的「進出」。換言之，台灣文壇必然要容納許多次第進入的寫作者，同時也必然會因為新作品與活動的加入，而對整體文壇產生某種「文學變化」。

馬華文學的出場，在戰後六〇年代已經開始。但這些早期創作展現的強烈中國情懷，使人們易於將之視為中國文學的另一股「支流」，而未能正視其中蘊含的「馬來西亞（特）性」。馬來西亞溫瑞安的〈漫談馬華文學〉尚且認為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³因此，嚴格說來，馬華文學的「特殊性」之所以被認識，恐怕還是一九九〇年代前後的事。

若依據馬華學者陳大為的說法，在台灣的馬華文學大致可劃分為三個世代，⁴這個文學社群從六〇、七〇年代便以結社的形式，在台灣文壇展露頭角，除組織星座詩社、神州詩社等文學團體，亦出版個人創作。八〇年代，馬華文學大量地在台灣獲得文學獎項；李永平、張貴興即為此世代佼佼者。至九〇年代開始，新世代的馬華文學不但擁有豐沛的創作力，亦有大量的論述性文章產生，如：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分別在小說、新詩、散文中，屢獲獎項，在學術上亦有所表現；林建國及張錦忠則較專注於評論。

這三個世代的旅台作者，創造了馬華文學於台灣文學史中存在的事實。然而，這股存在卻總帶著認同焦慮與身份危機：

它一方面常流露出華人對故國家園無比眷戀的情愫，以及離鄉別井

¹ 許斗達，〈文學場域的變遷：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在馬華文學語境中之應用〉，《華文文學》69，2005.4，頁60。

² 此語實亦襲用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一篇同名小說。

³ 《回首暮雲遠》，台北：四季出版社，1977，頁12-15。

⁴ 陳大為，〈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國文天地》226，2004.3，頁28-43。

的羈旅鄉愁；另一方面，也必然開始正視當前落地生根的土地上的現實，描寫在新的國度的新生活和新感受。因此馬華新文學從它初創時起，就出現了有關自身的中國特性、南洋色彩以及這二者關係問題的討論，並在其後數十年的發展中反覆地將之作為文學思考、論爭的母題。馬來西亞獨立，特別是 5.13 事件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政府實施一面倒的土著本位主義的政經文化政策，華裔文化遭受壓抑，墮入弱勢乃至劣勢的境地。這時的馬華文學創作，除了抒意載道，更是維繫種族文化屬性，挽救本族文化存亡續絕危機的一種姿勢。⁵

不過，這些熱帶的行者卻憑藉著台灣特殊的情勢與自身努力，開創了旅台的馬華文學社群。挪用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 Bourdieu）的場域與文化資本的觀點，來考察台灣文學場域中的資本分佈狀況，我們發現，馬華文學雖然作者與論者不多，但馬華文學社群匯集的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例如：被視為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因華人身份而受壓迫者），使他們進一步取得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而得以在台灣大專院校任教，並獲得資金或出版社協助而出版作品集、選集。接著，資本的累積與文本的生產，將再生產出可觀的學術與文學力量，更可影響到台灣學術界與文學界的生態（如學術審查、文學評審、美學觀的變動等）。顯然，相較於原住民或同志文學等本土文學社群，馬華文學社群並不缺乏資源；甚至，影響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在台馬文學介入台灣文學史時，台灣的楊宗翰曾明白指出：「馬華旅台文學是台灣文學史寫作有待填補的空白」。⁶但建構台灣文學史的內涵並非一蹴可幾，在此之前，有必要釐清旅台馬華文學在整體文學場域中的各種意義。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馬華學者對馬華文學的評論，及其所形成的「經典化」現象，是文學創作外值得關注的焦點。

依據國民黨政府的僑民政策，開放世界各地華僑到「自由中國」台灣來「留學」，兼具教化（中國文化道統）與宣示（中國政權法統）的意味。依據特殊升學管道進入台灣的「僑生」，不僅不被視為「外邦人」，更具有比本地考生優越的入學條件，以示政權的寬大為懷。連黃錦樹當年都承認過這種「特權」的存在：「無可否認的，相對於本地生，我們的確是類似擁有『特權』」。⁷但我們必須強調的是，此處僅在指陳事實，而未有否定馬華學者與作家日後藉由個人努力，在文學與學

⁵ 朱雙一，〈赴台馬來西亞僑生文學的中國情結與南洋色澤〉，《台灣研究集刊》，1995 年第 1 期，頁 61。

⁶ 楊宗翰，〈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史－旅台詩人的例子〉，張錦忠編，《中外文學》（馬華文學專號）340，2000.9，頁 99。

⁷ 黃錦樹，〈大學神話與大學生神話〉，《大馬青年》8，1990.6，頁 30。轉引自安煥然，〈內在與中國與鄉土情懷的交雜：試論大馬旅台知識群的鄉土認同意識〉，《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馬來西亞：南方學院，2003.8，頁 281-282。

術體制突圍而出的成就。而且，不管是香港、新加坡、印尼、韓國、日本的僑生，都不曾發展出馬來西亞僑生一般具有影響力的文學社群。這是戰後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逐漸出現於文壇上的馬華作家，與其他僑生社群既相同又具有差異性之所在。

既然馬華文學出現於前，被旅台馬華學子與學者標舉出「馬華性」則延至九〇年代，那麼這論述工程的開端，或許可以歸功於九〇年代以來台灣後戒嚴社會的多元化，以及馬華諸子的辛勤筆耕。

張錦忠的〈再論述：一個馬華文學論述在台灣系譜（或抒情）敘事〉一文，當是最能以「當事人」身份記述當年實況的文章。依據張錦忠充滿感情的回憶：

一九九一年，李瑞騰還在淡江大學中文系，還沒升為教授，正在籌辦第一屆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當年台灣研究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人不多（現在其實也差不多），李瑞騰於是找了林建國，請他寫篇馬華文學方面的論文，於是林建國寫了〈為什麼馬華文學？〉這篇被黃錦樹視為在台馬華文學論述的起點的長文。⁸

其實，當時還有黃錦樹發表的〈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以溫瑞安等人的神州詩社為對象，作為論述馬華文學與中華屬性（中國性/中國意識）關係的個案。

而在這篇文章中，張錦忠也已指出，他們所論述的在台馬華文學，乃是能凸顯「馬華屬性」或「馬華主體性」的李永平以降的作者，而不及於較屬「文化回歸」類型的溫瑞安等人：

我們今天論述「在台馬華文學」，大體上聚焦於七〇年代中以後在台灣得獎出書的李永平、商晚筠、張貴興、潘雨桐、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以及未留台的黎紫書與李天葆）等人。而在稍遠背景的星座詩社與神州詩社並未彰顯馬華屬性或馬華主體性，他們志在與台灣文壇匯流多過於在台灣書寫馬華文學，故可以歸類為文化回歸的案例。⁹

而討論馬華文學主體性的重要論者，最早而最可重視者，乃是林建國、黃錦樹與張錦忠三人，其後則陳大為與鍾怡雯亦針對新詩與散文論述較多。他們的共通點，在於都在台灣國立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並進而取得大專院校教職，這當有助

⁸ 張錦忠，〈再論述：一個馬華文學論述在台灣系譜（或抒情）敘事〉，「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論文，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主辦，2005.1.8-9，頁1。

⁹ 同註8，頁2。

於他們在學院中進行馬華文學論述的工程。為顯示馬華學者所積聚的文化與社會資本，例如標榜文學獎光環，對一個外來的文學社群來說，無疑更形重要。馬華作家藉不斷獲獎，迅速累積媒體能見度，也打開一扇通往出版之門。以下試將幾位重要的馬華學者資歷，羅列於後：

張錦忠，1956年生，馬來亞彭亨州關丹人，祖籍廣東潮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文系與國立中山大學外文所畢業。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1995年入籍中華民國，自言為「外省人第一代」。

林建國，1964年生，森美蘭波德申人。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文學碩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士。曾任交通大學人文電影中心主任（2006）。現任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黃錦樹，1967.11.9年生，居鑾人。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及私立淡江大學中文所畢業，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現任國立暨南大學中語系教授。曾獲：時報文學獎首獎、洪醒夫小說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聯合報文學、世界華文成長小說獎。

陳大為，1969.9.28年生，霹靂州怡保市人，祖籍廣西桂林。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及私立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班畢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現任國立台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獲：台北文學年金、聯合報新詩及散文首獎、中國時報新詩及散文評審獎、中央日報新詩首獎及散文次獎、教育部文藝獎新詩首獎、新聞局圖書金鼎獎。

鍾怡雯，1969年生，霹靂洲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私立元智大學中語系副教授。曾任《國文天地》月刊主編。曾獲：中國時報散文首獎及評審獎、聯合報散文首獎及年度散文獎、吳魯芹散文獎、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獎、中央日報文學獎散文獎、九歌年度散文獎、星洲日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及首獎、新加坡金獅獎散文首獎、華航旅行文學獎、圖書金鼎獎。

胡金倫，1971年生，吉隆坡人，祖籍廣東新會。馬來西亞理科大學人文學系學士，國立台灣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目前擔任麥田出版社主編。

這樣高學歷的評論與作者群，及其輝煌的得獎記錄，甚至還有主編之職務，如果依照不同文學社群的比例而言，的確引人側目。

值得注意的是，馬華文學學者之崛起，除了與他們在台灣接受高等教育與擔任教職有關外，另一個令人關注的原因，或許是台灣一九八〇、九〇年代以來的本土化風潮。無論在政治或文化上，本土化風潮所激起的關於「主體性」的討論，以及學術上關於「後殖民論述」、「文化研究」的引介，配合台灣相較於馬來西亞、中國大陸都更「自由」的言論空間，馬華學者有了最適宜於批判馬華文壇與台灣

文壇的土壤。

例如張錦忠就稱，林建國的〈為什麼馬華文學？〉：「是馬華文學作家學者對馬來西亞政府打造『國家文學』的應有的回應」，「為什麼馬華文學？其實是嘗試回答『為什麼馬華文學（不是國家文學）』這樣的問題」。¹⁰因為，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馬來語即是國語，官方對各族裔作家以非馬來文創作的作品界定則頗引起爭議。各族裔作家所創作的作品雖都屬「馬來西亞文學」，國語（馬來文）文學的地位卻凌駕其他語文文學之上，屬於國家文學，其他語文文學只能位居馬來西亞文學、地方文學或支流文學之地位。而馬華學者面對國家意志介入文學場域的談法，顯然與台灣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主體性議題若合符節。

張錦忠又說當年在台灣學院中受到的學術訓練，對他們的馬華文學論述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們都具英文系/外文系背景知識，透過英文系/外文系的學科訓練與接觸，以歐美當代理論的視野落實我們對馬來西亞文化政治的關注，或是書生報國最佳途徑。於是我們看到〈為什麼馬華文學？〉中多處引用了韋哀思坦（Ulrich Weinsten）、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傅柯（Michel Foucault）、布倫（Harold Bloom）等西方理論家的名字以及不少結構主義與精神分析術語。林建國戴上了這副借自西方的眼鏡，不僅明確地診斷了國家文學論的痛處，也預示了本土馬華文學的命運及重新更動或顛覆馬華文學定義的可能性。¹¹

如果，新世代旅台馬華文學論述可以由一九九一年林建國的論文算起，那麼，林建國接續著〈為什麼馬華文學？〉，後來又寫了幾篇馬華文學論述的文章：如〈異形〉（《中外文學》22：3，1993）、〈有關婆羅洲森林的兩種說法〉（《中外文學》27：6，1997）、〈方修論〉（《中外文學》29：4，2000）等。顯然，他的注意力較集中於馬華文學發展的面向（無論是馬來西亞本土或旅台的馬華文學），而未見台灣文壇的相關部分。

此外，「黃錦樹現象」¹²的出現，更意味著新世代旅台馬華作家已成為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近二十年間最引人注目的「現象」。黃錦樹自承他對馬華文學的思考和反省始於一九八九年在台大中文系刊《新潮》（第48期）發表的〈馬華文學的困境〉。一九八九年，他是中文系三年級學生。

一九九〇年他在台灣大學中文系學生刊物《新潮》發表〈「馬華文學」全稱之

¹⁰ 同註8，頁3-4、5。

¹¹ 同註8，頁4-5。

¹² 劉小新，〈「黃錦樹現象」與當代馬華文學思潮的嬗變〉，《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2000。

商榷：初論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與華人文學》，對馬華文學僅以語文規範其定義的傳統感到不以爲然，認爲我們應取「馬華文學」的「人類學定義」，視之爲「馬來西亞華人文學」之簡稱，以反映馬來西亞社會的多元分歧性質。依此定義的馬華文學自然包括華裔作家以英文及馬來文書寫的作品。

至於黃錦樹的〈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1991），據張錦忠所言：「這篇論文的貢獻在於它是正視華裔馬來西亞人/馬華文學的內在中國/中華屬性的起點，文章背後的潛層文本則是反伊底帕斯：向內在中國/中華屬性說不」。¹³而黃錦樹對中華屬性這個議題，另有〈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論述更爲深入。

但，由黃錦樹等所引發的重寫馬華文學史論述，真正引起馬來西亞本土的重視，恐怕還在「經典缺席事件」上。一九九二年黃錦樹撰寫短文〈馬華文學「經典缺席」〉，發表於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文章指出馬華文學缺乏經典，造成馬華學界的經典焦慮，成爲本土馬華文壇「經典缺席」論戰事件的導火線。之後，黃錦樹又寫了〈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向馬華的「老現們」開砲。和〈馬華文學「經典缺席」〉一樣，又引來不少撻伐之聲。歸結這些成果，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1998）成爲台灣出版的第一本馬華文學論述專書。

當然，黃錦樹台灣文壇的介入，也展現在他對台灣作家如朱天心、朱天文等的論述上。而這些論述，則又跟他對「狹隘的」本土派論者的批判有關，並且像他在馬來西亞感受到的「排華」。他在與駱以軍的對談中便提及，他是在台灣「去中國」年代裡少數積極迎戰狹隘本土文學論述的人，更甚於外省世代的論者：

台灣正值民族國家建國運動的熱潮上，這些年一直在獨立戰爭或統一戰爭的陰影裡。本土論者也快速的展開他們的排外論述，本省/外省的切分，對我而言，不過是重演了大馬種族政治土著/非土著的切分。後者是前者的未來，差別僅在於尚未結構化。¹⁴

張錦忠，另一位重要的馬華學者，則提及自己在八、九〇年代之交在台讀書的期間，受到後殖民論述等理論的影響：¹⁵

在台灣念博士班那幾年，新歷史主義、後殖民論述、少數族群論述、文化研究等更當代的西方理論新浪潮開始登陸台灣，我恭逢其盛，加上身爲馬來西亞人的後殖民身分屬性，我幾乎不加深思地接受了這些

¹³ 同註 8，頁 7。

¹⁴ 黃錦樹、駱以軍，〈與駱以軍的對談〉，《土與火》，台北：麥田出版，2005.5，頁 317-318。

¹⁵ 劉小新、朱立立，〈海外華文文學的後殖民批評實踐：以馬來西亞、新加坡爲中心的初步觀察與思考〉，《文藝理論研究》，2005 年第 1 期。

因此，也與林、黃兩人大約同時，一九九〇年夏天，張錦忠便開始撰寫〈馬華文學：離心與隱匿的書寫人〉，並於一九九一年五月發表在《中外文學》228期。此後，又陸續發表：〈南洋論述/本土知識：他者的局限作者〉（《中外文學》240，1992.5）、〈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以獨立前若干文學活動為例〉（《中外文學》247，1992.12）、〈文化回歸、離散台灣與旅行跨國性：「在台馬華文學」的案例〉（《中外文學》391，2004.12）。一九九七年，張錦忠在台大外文系畢業撰寫的博士論文〈文學影響與文學複系統之興起〉（Literary Interfer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ry Polysystem）即以馬華文學為例。二〇〇四年，與黃錦樹合編馬華小說選《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 1997-2003》（麥田）。並編有《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4）。

二〇〇〇年，張錦忠提出「新興華文文學」作為連結/串聯亞細安華文文學、香港文學、台灣文學及其他地區離散華人的華文作品的看法，主要是不滿意「海外華文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這兩個不合時宜的、政治掛帥的詞語，需要重寫。與新興華文文學概念有關的論文是：〈海外存異己；或，馬華文學：朝向一個新興華文文學理論的建立〉（收入《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與〈重寫馬華文學史，或，離散與流動：從馬華文學到新興華文文學〉（收入《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

除了論述，陳大為與鍾怡雯還在台灣編輯出版了《馬華當代詩選(1990-1994)》（文史哲）、《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文史哲）與《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I》（萬卷樓）三冊創作文本選集，以建構馬華文學的當代典律。二〇〇四年，陳大為、鍾怡雯與胡金倫合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萬卷樓）。考察《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I》，誠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這是一種打造典律的策略：「新一代馬華作家正在努力典律化自己的文學作品。...在這部作品集中，我們能比較有代表性地看到當代馬華在九十年代對記憶進行整理，並呈現出他們的想像空間」。¹⁷

選集的出版，無疑是一個典律形成的重要過程，何況，還是由作者自任編者。陳大為主編《馬華當代詩選》、鍾怡雯主編《馬華當代散文選》、黃錦樹主編《馬華當代小說選》，張錦忠則在《中外文學》上主編「馬華文學專號」。而且，這些選集或專號，重點都在標榜「當代」馬華作家，或是旅台「新世代」的創作與評

¹⁶ 張錦忠，〈文學批評因緣，或往事追憶錄〉，《蕉風》486，1998.10，頁17。轉引自黃錦樹代序，〈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出版，2003.2，頁12。

¹⁷ 史育婷，馮昊，〈馬華文學的記憶與想像空間：《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I》談片〉，《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2005.6，頁72。

論實績（當然也有其他馬來西亞當地的同行相伴），也就是包括主編者自己在內的旅台馬華新世代作者。

如劉小新所指出的，馬華旅台文學可能具有既不被馬來西亞文學史所接納，又不被台灣文學史所接納的「雙重邊緣角色」。但，他也同時對這種邊緣角色的「特殊價值」做出闡釋：

比如他們比馬華本土作家擁有更多的理論資源，也更容易接觸到西方的藝術新潮，所以在當代馬華文學史上，領風氣之先的旅台作家，常常扮演著前衛、先鋒、變革的文學角色。而在台灣文壇，旅台作家的南洋背景異域色彩又賦予他們某種神秘的美學魅力。…身份的曖昧不明與雙重化本身也成為旅台作家文學書寫的豐富資源，並轉化成旅台文學鮮明的獨特性。¹⁸

不被「某些」體制所接受，但又能具有吸引讀者與引領風潮的優勢，這中間存在著某種弔詭，卻又如實地在當今台灣與馬來西亞文壇上演著。相對的，必然也有另一些體制與人群在接納旅台馬華文學，否則也不會有馬華文學社群的一時之盛。

筆者認為，這說明了，旅台馬華作家與論述者，充分地化危機為轉機，這亦是另一種「逆寫」(write back)。以一種在台灣與馬來西亞皆為「弱勢族裔」的身份，將他們的舞台搬移至尚有豐厚中國文化土壤的台灣，既避開了馬來西亞當地對華文傳統的壓抑，但馬來西亞的題材與傑出的才情又能獲得台灣讀者與評者的青睞（文本中亦不乏台灣事物的描寫）。馬華學者的評論，當然更是錦上添花。

他們在台灣安身立命、功成名就，並「逆寫」回馬來西亞文壇，介入馬華文學史。同時，他們又藉由持續累積的文化資本，介入台灣文學史。就這樣，旅台馬華作家與評論者，建立了他們在台灣文壇，乃至於馬來西亞文壇中的特殊地位。

三、從「重寫」馬華文學史到「重寫」台灣文學史：馬華學者的典律化工程

本節重點將擺在馬華文學學者如何將旅台馬華文學（而非本土馬華文學）「典律化」這點上。

根據所收集的資料顯示，九〇年代以來，凡是旅台馬華文學作品出版，迅速能夠有所回應的評論者，多數皆為旅台的馬華評論者或作家（當然，偶有台灣論者

¹⁸ 劉小新，〈馬華旅台文學現象論〉，《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2002.6，頁73。

之書評)。無論是林建國評張貴興小說《猴杯》(〈穿越哀傷的雨林〉,《中國時報》第 13 版,2001.1.14)、黃錦樹評張貴興小說(〈《群象》〉,《中國時報·開卷周報》,1998.3.26,第 42 版),或是張貴興評黃錦樹小說(〈再見普羅米修斯:評黃錦樹《烏暗暝》〉,《聯合文學》151,1997.5);又或是張錦忠評黃錦樹小說《刻背》(〈謔近於虐〉,《聯合報》第 29 版,2001.12.10),林建國評黃錦樹小說《刻背/由島至島》(〈火與黑暗之間,以及少年〉,《誠品好讀》19,2002.3)。似乎,台灣本地的學者未有太多研究成果,但馬華作家在馬華文學社群積極創作、編輯、得獎、評論多方面的推波助瀾下,「典律化」的情況極為明顯,很快地在台灣文壇佔有一席之地。

不過,筆者對這個「典律化」現象的觀察,認為典律重估的活動,一開始乃起源於旅台馬華作者對馬來西亞文學史的「重寫」,隨後才延伸至對台灣文學史的「重寫」。而典律化的過程,被談論的主角主要是旅台的馬華作家,同時伴隨著在台灣的選集、資料集出版(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以及評論者的同心協力,共同構築一個台灣當代文學史中的旅台馬華文學特區。

重寫馬華文學史,頗像八〇年代林耀德以新世代、都市文學、後現代美學之說,向鄉土文學、寫實主義美學挑戰時的談法。筆者認為,重寫馬華文學史,不僅是涉及到世代之間美學風格的歧異;歷經一次論爭後,其實也迅速將新世代作家推向文學場域的中心,像是一場文學地位的爭奪戰。中國學者劉小新亦認為:「旅台文學詮釋社群的核心工作是重寫馬華文學史」。¹⁹

如果依照張錦忠所編的《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2004)²⁰來看,重寫馬華文學史的現象的確存在,而主要針對的無非是類如方修的文學史論著:《馬華新文學史稿》(上中下三冊於一九六二迄六五年間出版),及一九七四年出版的《馬華新文學簡史》。

黃錦樹指稱,最早到台灣的如鄭良樹、李有成等教授,都在台灣受高等教育訓練,卻很少討論馬華文學,直到他(們)「這一代」才有專業文學批評:「所以就很奇怪,他們受過那麼好的訓練,完整的台灣的學院訓練,從師大到博士班畢業,可是馬華文學的論述真的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的,可能也是可以說是非常的偶然」。²¹這樣的說法,雖然顯示了九〇年代以降出現的馬華學者一貫地自信態度,強調旅台新世代的文學成就,但他們與前行代馬華論述者的認知差距,可以想見必然會影響到典律的重構。

¹⁹ 劉小新,〈從方修到林建國:馬華文學史的幾種讀法〉,《華文文學》48,2002.1,頁 52。

²⁰ 張錦忠編,《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4。

²¹ 吳子文整理,〈馬華文學「醞釀期」的終結者:黃錦樹的學思歷程〉,《千面英雄: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台北:唐山出版社,2005.7,頁 41。

整個九〇年代開始的一連串反思、重寫馬華文學史所激起的爭辯，幾乎都與旅台的馬華學者有關，當然，當年他們可能處於碩博士班求學階段與進入學院教書之際。這些爭論，可以由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的《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2002）²²一書中的56篇文稿窺其大要。書中將九〇年代的爭議性課題分為五項，而引發這些討論的「導火線」，全都來自於旅台馬華作家與學者。以下將有關旅台馬華文學學者論述的部分，分項列出：

- （一） 馬華文學的定位：黃錦樹〈「馬華文學」全稱之商榷：初論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學」與「華文文學」〉（1990）、〈「正名」作為一種權宜方便〉（1991）、林建國〈為什麼馬華文學〉（1991）、胡金倫〈尋找馬華文學的定位：馬華文學實質為何？〉（1996，訪張錦忠）。
- （二） 經典缺席：黃錦樹〈馬華文學「經典缺席」〉（1992）、〈對文學的外行與對歷史的無知？：就「馬華文學」答夏梅〉（1992）、〈經典非永世不變〉（1996），張錦忠〈典律與馬華文學論述〉（1997）、〈出土與重探〉（1999，節錄）。
- （三） 選集、大系與文學史：陳大為〈《馬華當代詩選》內序〉（1996）、〈「馬華文學視角」VS「台灣口味」〉（1996），黃錦樹〈馬華文學的悲哀〉（1996）、〈詩選、人選與誤導性：回應葉嘯〉（1997）、〈關於《馬華當代文學大系》的幾點意見〉（1996），林建國〈等待大系〉（1997）。
- （四） 文學研究與道義：黃錦樹〈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1997）、〈痛苦的道義：給方北方先生的公開信〉（1997）。
- （五） 中國性與奶水論：黃錦樹〈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1991）、〈兩窗之間〉（1995）、〈中國性，或存在的歷史具體性？〉（1995）、〈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化與文學的限度〉（1997，節錄），林建國〈馬華文學「斷奶」的理由〉（1998）、〈再見，中國：「斷奶」的理由再議〉（1998），張錦忠〈中國影響論與馬華文學〉（1998）。

本文目前無法針對每項爭論性議題進行討論，此處只想指出，一九九〇年代由旅台馬華作家與學者所掀起的議題，無論是重新定義「馬華文學」，或是如何點出馬華文學「經典」，乃至於強調應該去除對中國性的迷戀（即斷奶論），都是顛覆前行代馬華文學傳統的一系列文學論述。看來，這些取經於台灣，或者是利用台灣特殊人文社會資源的「盜火者」（黃錦樹自況語），在台灣累積了足夠的文化

²² 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和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12。

與社會資本後，始能從事上述重寫馬華文學史的工程。

馬華文學如何界定與中國性的關係，而發展出具有馬華文學獨特性的面貌，成為新世代思考的焦點。而旅台馬華文學便是他們藉以論證的重要材料，論述影響所及，台灣馬華新世代的美學觀點與文學成就，逐漸成為人們心目中馬華文學史的經典。

回顧歷史上馬華文學與中國性的關連，戒嚴時期台灣，「自由中國體制」提供了馬華作家與中國文化溫存的機會。由於和主導的中國文化話語頗為相容，馬華文學的中國性的追求，便能在台灣延續。如黃錦樹的〈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以溫瑞安等人的神州詩社為對象，作為論述馬華文學與中華屬性（中國性/中國意識）關係的個案。張錦忠說：「黃錦樹這篇論文的貢獻在於它是正視華裔馬來西亞人/馬華文學的內在中國/中華屬性的起點，文章背後的潛層文本則是反伊底帕斯：向內在中國/中華屬性說不」。²³

黃錦樹在《馬華文學與中國性》的〈緒論：馬華文學與在台灣的中國經驗〉一文，以「中國性」將馬華文學作家群與台灣文學加以連接：

這些「來自熱帶的行旅者」們以台灣的文化資源為他們創作的養份，很快的就可以克服文化環境落差所造成的程序差異，而趕搭上台灣漢語文學發展的列車。在戒嚴時代，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和現代主義，二者或者融合為「中國性—現代主義」（最典型的例子如白先勇、余光中）；或者是以一種撕裂的緊張性撐開了台灣漢語文學的新局面（如王文興、洛夫等），或者加入本土要素或過度強化任何一個要素而造成語言的躁鬱（如王禎和、七等生、陳映真等）。熱帶旅行者們最常被第一種模式所吸引，甚至「中國性」（中國特性、中國特質、中國本色）終歸是一項無法刪除的要素（尤其是在戒嚴時代），他們之接受現代主義往往是以中國性為前提的，這兩個要素是足以讓他們把故鄉風物帶往一個遠離大馬本土論所強調的「社會性」的工具的目的，而為文學的自為存在找到了堅強的理由。處於寶島鄉鎮和現代化大都會之間的台灣，在歷史開發上和所有第三世界的國家（當然包括了馬來西亞）差不了多少，它並沒有中國大陸那般不可計量的沉厚的歷史—文化積累；因而中國文化的涵養仍依賴於典籍，而典籍卻遙指神州。因而這些人在台灣的「中國經驗」類似於台灣人的中國經驗，不過是一種文化想像。²⁴

²³ 同註 8，頁 7。

²⁴ 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1998，頁 32—33。

在重寫馬華文學史的過程中，旅台馬華文學者的作品被視為極重要的參照系統，藉以指出馬華文學發展的特定問題。但，由於這些作品是作家旅居台灣時所創作的，台灣的某些政經、文化問題也容易被拿來比較。旅台馬華學者常以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問題來比附馬來西亞當地的土著對華人的壓迫結構，顯示他們自居被壓迫者的角色，甚至在兩地處境皆然。例如黃錦樹在回應馬來西亞本土對他關於「經典缺席說」的批判時，就舉台灣為例，說明馬來西亞當地論者的所謂「馬華意識」，就像台灣的「台灣意識」一樣有問題，過度保守，不能接受外來的批判：

評論上有所謂馬華觀點/外國品味的對立，在創作上也必然有相類似的論述結構——本土化/台灣化。這樣的爭論其實在台灣更為常見，在台獨建國運動中，如今正統的「台灣文學」定義中有著等級之分，最高級的是「本省籍具台灣意識的文學創作，次一級的是「外省籍具有台灣意識的創作」；被排除在外的的是「本省籍、不具台灣意識」及「外省籍不具台灣意識」。²⁵

有這樣的台灣文學認識論，便在重寫馬華文學史後，接著提出重寫台灣文學史的議題。但筆者想指出，雖然向內在中國說不，或是斷奶論成為馬華學者尋求獨特性的立論基礎，但，他們對台灣文學的本土論（同樣也涉及如何安頓中國性的問題），卻充滿批判性意見。其中的文學與文化立場，顯示馬華學者介入典律化的過程，必然也考量了台灣的現實情勢而有所偏向。

因此，黃錦樹與張錦忠，不僅批判馬華文壇的弊病，更積極思考旅台馬華文學的文學史定位，分別提出「無國籍文學史」或「文學複系統」的說法。「台灣文學史」變成為另一個「重寫」的目標，顯見他們如何看重文學史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性，而這往往攸關個人在歷史上價值何在的焦慮感。黃錦樹與張錦忠合編之《重寫台灣文學史》（2007）²⁶，就可看出馬華學者另一波改寫文學史的企圖。

根據黃錦樹〈無國籍華文文學：在台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他提出的「無國籍華文文學」概念，直指台灣文學之無國籍，一如在台馬華文學之無國籍一樣，不失為去除「國家文學」迷思，重估文學價值何在的契機：

即使從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看，台灣（民族）文學實際上仍是無國籍文學——如果不願意接受中國流亡文學或大中國文化主義下的支

²⁵ 原出黃錦樹，〈馬華文學的悲哀〉，《南洋商報》「南洋文藝」，1996.12.18。引文轉引自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和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12，頁175-176。

²⁶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9。

流文學或邊疆文學。

相較而言，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單就使用的書寫語言（中文，非官方語言）就被排拒在國家文學之外，而被驅趕、困鎖在其民族及語言的界限內，故而甚至可以說馬華文學是無國籍華文文學，或民族——非國家文學。

這兩個無國籍文學的交匯處，即在台馬華文學。但根據台灣（民族）文學的定義（台灣意識/台灣鄉土/台灣人/愛台灣），它當然並不屬台灣文學（他們連愛台灣的資格都沒有）；故而是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主觀上或許也不會認同那樣的台灣文學）。站在華文文學的立場，更不願接受文化民族主義的支流收編……。²⁷

若根據該書緒論中更言簡意賅的歸結，則「無國籍（華文）文學」一語的提出，除了點出台灣生產不出有「共識」的文學史此一「國籍」認同無著的情境外，也將在台馬華文學的無國籍情況與台灣問題掛勾在一起，一同在島嶼上以「無國籍文學」之名共存，則這不失為另一種回應黃錦樹所認為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虛幻」的台灣國家文學概念，且又間接合理化了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的地位，兩者都沒有「國籍」：同是天涯淪落人。緒論中說「在台馬華文學」：

這些跨國生產的台灣文學/馬華文學文本難免也造成文學屬性的錯位問題——既是台灣文學/馬華文學，也是馬華文學的流離失所：作品既不在馬華場域發生，作者又非台灣人，卻又書寫膠園雨林。……「無國籍（華文）文學」的概念，彰顯在台（非台灣文學）馬華文學——以及台灣文學——的弔詭。同時在「亞洲比較文學」的脈絡下思考走出國家文學、民族文學、有國籍文學的迷思的途徑。²⁸

如此一來，在台馬華文學文學社群，雖是馬來西亞文學的境外營運中心，卻以「無國籍」的身份，在台灣取得了文學領土上的國籍，形成了可以獨立於馬來西亞文學之外的獨立的「馬華文學在台灣」（一如「中華民國在台灣」）。因為在亞洲文學的概念中，「去國籍化」的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都將不再受限於國際上的國籍、身份屬性之苦。依照黃錦樹的設想，馬華文學已然可以在無（國際承認的）國籍的台灣內部存在，且既獨立於台灣文學，又獨立於馬來西亞文學之外，是為無國籍的文學國度，國中之國。

然而，馬華學者終極的理想是在台灣建立文學的國中之國？或是歸返馬來西

²⁷ 引文見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9，頁127-128。

²⁸ 張錦忠、黃錦樹編，〈緒論：重寫之必要，以及（他人的）洞見與（我們的）不見〉，《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9，頁12-13。

亞，投身建構一個較健全的馬華文學國度？則，在台馬華文學社群依然必須在已經在台灣「開疆拓土」後，面對與馬來西亞鄉親、讀者維持何種關係的問題。另一方面，台灣（或是中華民國），除非被消滅，它也只能繼續朝向成爲一個具有確切定位的國家去邁進（即使困難重重），畢竟台灣的人民不是流亡者、行旅者、寄生者（即使有一天可能是），而這個島嶼則是台灣人的，「家」。

事實上，重寫馬華文學史與重寫台灣文學史，如果依照前文所述，則旅台馬華學者的論述，思考的馬華文學發展重點將傾向於「境外文學」或「離散文學」的形態，「新興華文文學」或「無國籍文學」之說，便點出了重寫馬華文學史，其實重點在於描述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壇中發展的成就（無國籍但有空間）；或是馬華文學如何脫離馬來西亞的處境，而尋求一個不以國籍爲分類的新興文學華文文學（文學不分國界），而其中，旅台馬華文學乃是最佳範例。張錦忠的〈重寫馬華文學史，或，離散與流動：從馬華文學到新興華文文學〉一文，便提及：

在中國以外，亞洲——環太平洋地區的當代華文文學早已或正在涵育作家居留地的地方感性（儘管他們頻頻變易居所），在或多或少的中華屬性之外，居留地的生活感觸，異文化的衝擊，或過去的經歷與記憶，加上作家對自己身份屬性的反思，行諸文字表現的正是一種新異風貌的華文文學，以「新興華文文學」名之，可謂恰如其份。²⁹

總而言之：重寫台灣文學史，則旅台馬華文學便可以無國籍文學或新興華文文學的定位，繼續在台灣存在；同時，這等於也重寫了馬華文學史，因爲當代最具代表性的馬華文學已在台灣出現，而不必再尋求馬來西亞當地的認可。

馬華學者關於詮釋權的掌握，使旅台馬華文學典律化成爲可能。劉小新說：「他們的馬華文學論述生產出了馬華文學的意義，也建構了馬華文學的知識成規。既影響了旅台作家的創作，也影響著人們對旅台文學的閱讀接受」。³⁰

不過，黃錦樹與林建國對如何評價馬華文學傳統，顯然也逐漸相對化。戰友已然有了戰火。³¹筆者認爲，林建國強調要考量文學與社會關係的反省，是相對於只由「美學」來評斷所謂經典與否的一種修正，他認爲：

我要指出的是，方北方作為作家，跟黃錦樹作為作家，意思並不一樣。要討論方北方的意義，首先必須將方北方寫作的整個環境，條件，

²⁹ 張錦忠，〈重寫馬華文學史，或，離散與流動：從馬華文學到新興華文文學〉，張錦忠編，《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南投：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4，頁65。

³⁰ 劉小新，〈馬華旅台文學現象論〉，《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2002.6，頁75。

³¹ 黃錦樹認爲林建國針對他在馬華文學史論述上過於脫離現實脈絡的批評，用語「苛酷」，認爲有違朋友之義，遂與之絕交。文見黃錦樹，〈該死的現代派：告別一位朋友〉，《焚燒》，台北：麥田出版，2007.7。

包括出版條件，一並考慮。黃錦樹能夠寫作的條件遠比方北方優厚，成就自是不同，可是不能因此斷言全是才情所致。反而如果將社會關係納進考慮，作者的概念就必須退位。換言之，其實並沒有什麼方北方和黃錦樹之分，差別只在有人有機會受教育，有人沒機會…如果過度強調作者才具，任由作者論復辟，不是出于無知，便是出于得了便宜之后的勢利與世故。這種讀書人太多了，他們不過是文化資產階級意志力的延伸，最不希望你知道的就是他們的社會關係。這時研究馬華文學，社會關係的把握就變得極為關鍵。只要能夠逼迫作者的概念退位，文學便不會被人拿來膜拜，用來造神，以為文學只研究這個，讓我們誤以為馬華文學真的經典缺席。³²

的確，在台灣談馬華、寫馬華，與在馬來西亞談馬華、寫馬華，條件完全不同，但馬來西亞的馬華文學，顯然更需要被由當地的歷史與人文條件來評估，而非僅由在台灣生產出來的美學標準來定奪。同樣地，台灣文學的問題，亦無法簡化為本土派壓迫外省作家這樣的說法，而應該由台灣特定的歷史脈絡去考掘。

相對的，台灣的讀者也應該更警覺，我們對馬來西亞本地的知識是貧乏的，因為我們由旅台學者所生產的美學知識中，較多的是理解了在台馬華文學的社群，而並不理解馬來西亞華人的真實歷史處境。這種片面的、斷裂的理解，有賴於台灣學者更用心的研究來補全，更有賴於旅台學者提供更全幅而「相對」客觀的馬來西亞本土知識方能補足。

四、結語：慢船去向何方？

結語中筆者試圖提出關於跨文化流動、文化資本、文學場域與典律化關係的初步觀察，以利於未來繼續觀察台灣文學在全球化過程中，台灣文學必然須要面對外在與內在的文學場域權力流動與爭奪詮釋權的現象。

從某個角度看，台灣人與馬華人其實是應該存在更多對話空間的。重點在於，台灣人也正是經歷過國家機器對本土知識的蔑視，而漸漸透過鬥爭取得文化上的主導權。台灣人對於強權壓迫的體會，並不會比馬華人更少。

馬來西亞本土的馬來土著強權容或需要檢討，但台灣作為比一般後殖民國家更複雜的後殖民與兩岸、統獨問題，不應該被簡化為台灣民族主義者在「排他」。事實上，當年具有旺盛中華文化認同的馬華留學者，具有某種傾向的意識形態並

³² 此為林建國批評黃錦樹說法的引文，起源於林建國受邀南方學院演講〈從電影研究到文學研究〉（2006.8.23），刊於《南方學院學報》2，2006.11。本文筆者未見，但安煥然為那場演講的主持人，此處引文乃轉引自安煥然，〈林建國講了甚麼？〉，《星洲日報》「邊緣評論」，2007.3.5。蕉風文學誌，網址：<http://chafoon.wordpress.com>。

不令人感到意外。當年，旅台的詩人、學者陳大為談台灣要如何成立「國家文學館」時，他站立的世界華文、或大陸文學的「廣闊」視角，使他可以睥睨台灣文學：

近年不但本土文學大興，連區域文學也抬頭挺進，許多彈丸之地使勁擠出當地的文學史，湊出文學大家的名字。我們好像忘了：台灣只是一座兩千萬人的小島，我們一直蹲在有限的文學遺產裡，作鉅細靡遺的探研，總是忽略台灣以外還有一個更大的華文文學世界，起碼大陸文學的質量就遠非台灣文學所能望背（也許某些井蛙不同意這種說法）。³³

如我們所知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代文學館，也並不專事收集亞洲華文文學，因為，它的定位就是一個收藏中國現代文學的館院。反觀陳大為這樣的論述，豈能沒有意識形態偏見作祟？而甚至連馬華文學研究不夠多，都簡單歸咎於本土論述的排他性，無須論證：

自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本土論述成為研究的主流，更掌握了最重要的學術資源，當年的「被壓迫者」如今成了更苛刻的「壓迫者」，形成一股排他性很強的文學政治力。在這種「以台灣本土文學為尊」的學術環境之下，莫說馬華文學，連當代大陸文學都淪為冷門學科。³⁴

問題是：沒有台灣，也就沒有馬華人可以「旅」的條件，可以以此為根據地向馬來西亞、向中國、向世界去發聲的條件。當旅台馬華作家以台灣為根據地獲得了典律化的機會，這份文學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獲得，使得旅台馬華作家也無形中被賦予了一種「道義」：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台灣的問題絕不只是有否提供文學史上的地位而已，台灣的問題也應該是生活於斯的馬華作家的問題，也該是馬華作家尊重並同情理解的問題。而由於這份情感的真誠流露，將會省略掉無數問題，讓我們更樂見台灣文學與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恣意書寫、快意競逐。

³³ 陳大為，〈一個最起碼的亞洲視野〉，《文訊》159，1999.1，頁46。

³⁴ 陳大為，〈序：鼎立〉，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1，頁IX。

引用書目

- 朱雙一，〈赴台馬來西亞僑生文學的中國情結與南洋色澤〉。《台灣研究集刊》（1995年第1期）：61-68。
- 許斗達，〈文學場域的變遷：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在馬華文學語境中之應用〉。《華文文學》69（2005年4月）：55-63。
- 吳子文整理，〈馬華文學「醞釀期」的終結者：黃錦樹的學思歷程〉。《千面英雄：華裔大馬旅台人立足在台灣》。台北：唐山出版社，2005。36-47。
- 溫瑞安，〈漫談馬華文學〉。《回首暮雲遠》。台北：四季出版社，1977。12-15。
- 陳大為，〈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國文天地》226（2004年3月）：28-43。
- 。〈一個最起碼的亞洲視野〉。《文訊》159（1999年1月）：46-47。
- 。〈序：鼎立〉。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I-XXIII。
- 黃錦樹，〈大學神話與大學生神話〉。《大馬青年》8（1990年6月）：30。
- 。《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1998。
- 。〈馬華文學的悲哀〉。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和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174-79。
- 。〈該死的現代派：告別一位朋友〉。《焚燒》。台北：麥田出版，2007。151-62。
- 黃錦樹、駱以軍，〈與駱以軍的對談〉。《土與火》。台北：麥田出版，2005。317-18。
- 楊宗翰，〈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史—旅台詩人的例子〉。張錦忠編。《中外文學》（馬華文學專號）340（2000年9月）：99-138。
- 張錦忠，〈再論述：一個馬華文學論述在台灣系的譜（或抒情）敘事〉。《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論文》。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主辦。2005年1月8日至9日。1-13。
- 。〈文學批評因緣，或往事追憶錄〉。《蕉風》（486）1998年10月：17。
- 張錦忠編。《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04。
-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
- 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和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
- 劉小新，〈「黃錦樹現象」與當代馬華文學思潮的嬗變〉。《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58-63。
- 。〈馬華旅台文學現象論〉。《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6月）：72-78。
- 。〈從方修到林建國：馬華文學史的幾種讀法〉。《華文文學》48（2002年1月）：49-54。
- 劉小新、朱立立，〈海外華文文學的後殖民批評實踐：以馬來西亞、新加坡為中心的初步觀察與思考〉。《文藝理論研究》（2005年第1期）：76-83。

